

中國方志叢書・第卅四號

據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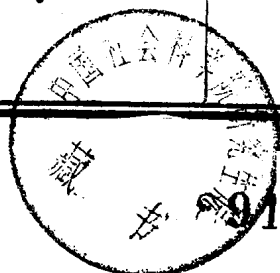
雲南

宣威縣志稿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5k60/07



10101871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一版

宣威縣志稿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四八〇元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輒，戰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中國方志叢書・第卅四號

據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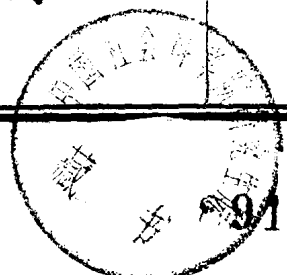
雲南

宣威縣志稿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5k60/67



宣威縣志稿

龍雲題



雲南開智印
刷公司代印

序

余於壬申之春解涪益縣篆捧檄來守斯土值邑名宿繆澣澄君方纂修縣志及晉謁知書將成而紉於貲勢難急就省縣間種種徵求又從而旁撓之責效者遲之幸繆君性恬靜舍著述外無所事事盡其在我爲輪爲彈不置辯也余迺取其已編之稿而觀之知其體大思精包羅宏富微苦心孤詣不及此迺喟然歎曰無惑乎非欲速可得也蓋九仞之功關係一簣對上對下我與有責不浹旬而稿告脫例由縣政府呈轉核定奉 省府令以繆君學識優長殫精竭慮書爲滇中傑構不可多得飭即籌款付印夫考獻徵文守土者責余甫到任而此邦掌故即得樂觀厥成何其幸也况

上峯有命事屬文化敢不盡心力而爲之惟是欸項支絀曩建設局長李雄才幾經商榷未克如願籌思至再始由該局橋樑涵洞餘款項下設法指撥詢謀僉同但爲數仍僅銀貳千元嫌其不敷再由該局發售預約券以附益之得銀又約千元於是此書遂得告付印出版繆君謂余曰此公之功也余應之曰百年典故賴子而傳吾責容或有

未盡得附簡末幸矣何敢以爲己力繆君曰清代末葉經五修州志而四未發刻蓋成
功若斯之難也余頌之是編也用力久而取材富考証精纂述密文化結晶也余雖乏
史地常識而知其有裨政俗不淺特識數語於此爲邦人諸友介紹且以見書之待其
人而後作及非其時或不能遽成者此其中殆有定數與所謂夙緣者非耶民國二十
三年雙十節宣威縣縣長筠連陳其棟謹序

總序

國家奠都金陵百度維新十七年本省政府第二十期公報載有行政院令飭全國纂修方志原文並聲明登報代令飭即遵照等因於時長吾縣者爲閩侯王公黽齋長教育局者爲及門縣人李君雄才官紳合商以爲縣志失修近百年再因循文獻益無可攷陸軍少將縣人侯靖臣君時以勦匪在籍聞而善之曰志局果開開辦費由余代籌遂乃勘定局址於教局東偏就原有房舍而修繕之先是民一十第四屆省議會初選當選宣人麋集曲靖及門陳曉鰲君以赴國會召集之便與偕至曲訪余於省立第三師校語及宣中文獻謂余宜負總纂之責鄉人在座者僉以余前在清季曾奉編宣威鄉土志提學使署實代印行駕輕就熟責無旁貸旋由陳君籌交相當之欸曰聊樹之礎請保管徐謀建築嗣是而鄉人之屬望者愈衆余方頻年饑驅未能爲桑梓效也是歲寒假在籍雄才頻頻促我且曰吾邑舊幸有志敘述至道光末因其原文而加入咸同以後數十年事斷代至鼎革之間需時當不甚多以意揆之耨可已矣余曰如子言

則續前清宣威州志耳觀政府之所主張固當有民國宣威縣志之出現也續前清州志至戊戌政變之間事項已較繁雜纂民國縣志至北伐成功而後局勢尤爲鼎新以舊志類目包容之隘矣且舊志不無待勘之點新書則少草創之基官文書及私家載記苟足供吾人之攷證而田夫野老能談咸同以來故事者又所在而有把管其間曷勝愉快乃滄桑屢變人民迭更不特遠者無傳信之資即近在十餘年間亦少徵實之望欲備國史要刪憂憂乎難任其事而不忠於其職致潦草以塞責吾不忍爲也子何言之易耶雄才曰唯唯若先生言但願勉爲其難爲吾邑光縣長王黽公以余將返曲校言之尤切且以暑假期中迫望開局爲計既至曲課餘有暇參酌新舊羣書擬定例目及調查事項各表郵寄到宣雄才准此而部署之比余如約歸來局務已略就緒刊物亦經告成即函縣府令發各區保填造別派訪員四出指導而督促之時黽公業經卸事繼任者爲陳公淳初陳雖武人而志局始基實深賴其維持所自愧者無作史之三長而謬膺重寄性既魯鈍意復求詳舊有新增搜剔不已致終淳公之任而書未

及告成共事諸人以時間之延長人事隨之而多變也各務脫離別謀生計余於此欲
 罷不能欲進不可爲撙節開支計商之縣府移局到家以便從容將事自二十年一月
 起至翌歲十月止裘葛又經再易而書之大體於茲始告完成責言之來所難避也而
 筆路檻樓草莽間之生活亦云憊矣竊有所聲明者志之爲義本以寫實存真爲唯一
 任務後世雖有作家超軼前後要不能不根據舊籍窮究事實以求進化原理故學說
 有變文章有變時局有變而歷來政俗載在冊籍者其文終不可變謂謂苗疆安司
 世守故實難變也雖其後土變爲流州變爲縣專制變共和階級變平等而言及元明
 典故不能不謂彼爲始居此地之爽鳩至於文化崇庠則各有時代關係不能執一以
 概其全是故民國以前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名宦鄉賢下逮一切軼聞瑣事在方志中
 各有相當價值代表當時風俗習尚後之人執筆編纂能盡從刪節而謂其無當潮流
 耶抑可改變事實求合於今日之崇尚也或者徒見報章載有某省某縣毀節孝祠坊
 等舉動以是而疑志書收入此類人物不適於今日社會轉瞬書當作廢等語不知政

府對於婦女之解放神權之推倒均意在維新以後並非追貶從前且重在破除迷信而非否認曩哲瑰意琦行文化上之歷程新者多出於舊而舊每不如新善能演進故也至有時新之太過則或反不如舊故鑑古觀今貴有典要孫中山爲革命元祖而於禮教多所維持歐美學者則掘發地層以求過去之種種泥鴻片影編者何容心乎索隱探賾拾遺收殘徵實刊誤史地家必由之道無古今中外一也本書之收功也在今縣長筠連陳公立生任內公本文人故尤重視文獻凡經費之籌畫文報之要請積年累月在事者均不能沒其功而九仞之山勿虧一簣則陳公實克有終雄才不與縣政久矣既而主任建局於志務亦渺不相涉矣以其未殺青也輒掌趨蹌卒與余始終其事此尤足感念者也顧稿雖定欸雖集而付印事體在滇中爲尤難賴惠雲岑君以原任官印局長經驗灼知其中委折又多識印界人物對於是書則謬許爲不朽傑構不能聽任湮沒也近則接洽印館遠則函商官紳拮据日久而本書始全告完成今而後的樹矢集千斯瘡而百斯孔不能爲吾書諱矣亦容有察其孤誼諒其苦心提携而呵

護之焉所難料也知我罪我一聽自然顧使我完其功罪之場智爲殫而力爲痛者前塵具在詎能忘於余懷耶是書也搜羅雖未必富攷證雖未必確筆削雖未必當而拋磚引玉種藍收青後有作者再從而要刪之使定本於以出現此則余與在事同人所共禱祝也夫是爲稿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一日邑人繆果章澣澄甫自序